

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去了。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這一包碎銀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祿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只等你尋下房子。一攪果和你交易。你又沒曾尋的。如今卽忙便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幾個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閥。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

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有詩爲証。

積玉堆金始稱懷

誰知財寶禍根芽

一文愛惜如膏血

仗義翻將笑作呆

親友人人同陌路

存形心死定堪哀

料他也有無常日

空手俦伶到夜臺

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了。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懽的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那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是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聒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卓兒上。打開瞧

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合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里。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世要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去買些衣服穿好。自去別處過活。却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到恁地喬張智。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幾分慙愧了。禁不的吊下淚來。常二

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發作。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沒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五。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多虧了應二哥。不知費許多唇舌。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一頓對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又不要花費開了。尋

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常二與婦人兩個說了一回。那婦人道：「你那里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没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栲栳望街上便走。不一時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兒。笑哈哈跑進門來。那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那婦人笑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

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走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卓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在大官人屋裡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領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月白雲紬衫兒。紅綾襖子兒。白紬子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鴉黃綾襖子。丁香色紬直身兒。又有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着來到家中。教婦人打開看看。那婦人忙打開來。瞧着。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買

來婦人道。雖沒的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帶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的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是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多不得^料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們在屋裡。好教他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我須尋間空房與他住下。每年算還幾兩束脩與他養家。却也要是你心腹之友便好。伯爵道。哥不說不知。你若別樣却有。要這個到難。怎的要這個到沒。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

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只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祖父相處一個朋友。生下來的孫子。他現是本州一個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冒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的。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他好。却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不中。禁不的髮白鬚斑。如今他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整的潔淨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三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

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美觀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東詩詞歌賦。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哩。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纔說這兩樁。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的吊慌。你有記的他些書東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便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尋個好日子。便請他也罷。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聽。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落筆起雲烟。西門慶聽畢。呵呵大笑。將起來道。他滿心正經。要和你尋個主子。却怎的不稍封書來。到寫着一隻曲兒。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彈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之交。小弟兩三歲時節。他也纔勾四五歲。那時就同吃糖糕餅果之類。也沒些兒爭論。後來大家長大了。上學堂讀書寫字。先生也道應二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日裡同行同坐。夜裡有時也同一處歇。到了戴網子。尚兀是相厚的。因此是一個人一般。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

我一見了。也有幾分着惱。後想一想。他自托相知。纔敢如此。就不惱罷了。況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哥却看不出來。第一句。說書寄應哥前。是啓口。就如人家寫某人見字一般。却不好哩。第二句。說別來思。不待言。這是叙寒溫了。簡而文。又不好哩。第三句。是滿門兒托賴都康健。這是說他家沒事故了。後來一發好的緊了。西門慶道。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荐。因此說有時定要求方便。羨如椽。他說自家一筆如椽。做人家往來的書疏。筆兒落下去。其烟滿紙。因此說落筆起雲烟。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里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了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你旣說他許多好處。且問你有甚正經的書札。拏些我看看。我就請了他。伯爵道。他做的詞賦。也有在我處。只是不曾帶得來。哥看。我還記的他一篇文字。做得甚好。就念與哥聽着。

一戴頭巾。心甚懼。豈知今日悞儒冠。別人戴你三五載。編戀我頭三十年。要戴烏紗求閣下。做篇詩句別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髮臨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踣碎冤家學種田。

維歲在大比之期。時到揭曉之候。訴我心事。告汝頭巾。爲你青雲利器望榮身。誰知今日白髮盈頭戀故人。嗟乎。憶我初戴頭巾。青青子襟。承汝枉顧。昂昂氣忻。旣不許我少年早發。

又不許我久屈待伸。上無公卿大夫之職。下非農工商賈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黷門。宗師案臨。膽怯心驚。上司迎接。東走西奔。思量爲你。一世驚驚嚇嚇。受了若干辛苦。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賴了。多少束修銀。告狀助貧。分穀五斗。登下領支肉半斤。官府見了。不覺怒嗔。早快通稱。盡道廣文。東京路上。陪人幾次。兩齋學霸。惟吾獨尊。你看我兩隻。早靴穿到底。一領藍衫。剩布筋。埋頭有年。說不盡艱難。悽楚。出身何日。空歷過。冷淡酸辛。賺盡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數載猶懷。霄漢心。嗟乎哀哉。哀此頭巾。看他形狀。其實可矜。後直前橫。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禍根。嗚呼。冲霄鳥。兮未垂翅。化龍魚。兮已失鱗。豈不聞久不飛。兮一飛登雲。久不鳴。

兮一鳴驚人。早求你脫胎換骨。非是我棄舊憐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從茲長別。方感洪恩。短詞薄奠。庶其來歆。理極數窮。不勝具懇。就此拜別。早早請行。

伯爵念罷。西門慶拍手大笑道。應二哥。把這樣才學。就做了班揚了。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如今且說他人品罷。西門慶道。你且說來。伯爵道。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里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是一個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開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

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西門慶道。他既前番被主人趕了出門。一定有些不停當哩。二哥雖與我相厚。那椿事不敢領教。前日敝僚友倪桂岩老先生。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畢竟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本性員明道自通

番身跳出網羅中

修成禪那非容易

煉就無生豈俗同

清濁兇番隨運轉

闢門教仍任西東

逍遙萬億年無計

一點神光永注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麼叫做萬廻老祖。因那老師父七八歲的時節。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因此上那老娘兒。思想那大的孩兒。掉不下的心腸。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那孩子問着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孩兒們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西門慶道：他既前番被主人趕了出門，一定有些不停當哩。二哥雖與我相厚，那椿事不敢領教。前日敝僚友倪桂岩老先生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畢竟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本性員明道自通

番身跳出網羅中

修成禪那非容易

煉就無生豈俗同

清濁兇番隨運轉

闢門教伋任西東

逍遙萬億年無計

一點神光永注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麼叫做萬廻老祖？因那老師父七八歲的時節，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因此上那老娘兒思想那大的孩兒，掉不下的心腸，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那孩子問着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孩兒們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沒的打攪你。頓頓兒小米飯兒。咱家也儘挨的過。恁地哩。你時弔下泪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哩。那老娘兒就說。小孩子你還不知道。老人家的苦哩。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地。信兒也不稍一個來家。不知他死生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弔的下。說了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闖走去。抓着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說起你哥。在恁地。若是那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餘里。就是那好漢子。也走得要不得。直要四五個月。纔到哩。笑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噯。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

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把靸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壓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推肩揷背。挈湯送水。說長道短。前來解勸。也有說的是的。說道。孩兒門怎去的遠。早晚間却回也。因此婆婆也收着兩眶眼淚。悶悶的坐地。看看紅日西沉。東隣西舍。一個個燒湯煮飯。一個上榻開門。那婆婆探頭探腦。那兩隻眼珠兒一直向外。恨不的趕將上去。只見遠遠的望見那黑魃影兒頭。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着日月三光。若得俺小的子兒來也。也不負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迴老祖。一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炕哩。咱已到遼東。抓着哥兒。討的平安家。夜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

不去的，正好，免教你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弔着，說哄着老娘。那里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不信麼？一直里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夜，果然是那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的，也是那個婆婆親手縫紉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是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那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兒。又在那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勅建那永福禪寺，做那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那歲月如梭，時移事改。只見那萬迴老祖歸天圓寂。那些

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見有個憊賴的和尚，撒賴了百丈清規，養婆兒吃燒酒。咱事兒不弄出來，打哄了燒苦葱。咱勾當兒不做，却被那些潑皮賴虎，常常作酒撈錢抵當。不過一會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多典了。殿上一椽兒，賣了没人要的。燒了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了，荒荒涼涼，燒香的也不來了。主顧門徒，做道場的，存亡的，多是閑大王賣豆腐。鬼兒也沒的上門了。一片鐘鼓道場，忽變做荒烟衰草。墓地里，三四十年的，那一個扶衰起廢。原來那寺里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發心，要到上方行脚。打從那流沙河、星宿海、灌兒水地，友走了八九個年頭，來到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地方。卓錫在這個破寺院裏。

面。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好向定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兒。坍塌的這模樣了。你看這些蠢頭村。胸的禿駝。止會吃酒噎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地。豈不可惜。那一個尋得一磚半瓦。重整家風。常記的古人說得好。人傑地靈事。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兒。且前日山東有個西門大官官。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家中。那一件沒有。前日餞送來西廡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因見咱這裏寺宇傾頽。就有個舍錢布施。鼎建重新的意思。咱那時口雖不言。心窩里已有下幾分了。今日呵若得那個檀越。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咱好事成就也。

咱須辦自家去走一遭。當時間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敲起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猛血染

雙環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胡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夢亦醒

龐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那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拏過文房四寶。磨起龍香劑。飽搯鬚筆。展開烏絲欄。寫着一篇疏文。先叙那始末根由。後勸人捨財作福。寫的行行端正。字字清新。好長老真個是古伏菩薩現身。從此辭了大衆。着上了禪鞋。戴上個斗蓬笠子。一壁廂直遶到西門慶家府里來。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轉到後廳。直

到捲棚下卸了衣服。走到吳月娘房內。把那應伯爵荐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的時節。多虧那些親朋齊來。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辦些兒小酒。回答他。今日空闕。沒件事體。就把這事兒完了也罷。當下就叫了玳安。拿了籃兒到十市卸坊。買下些時鮮菓品。猪羊魚肉。奄鷄鷄。噶飯之類。分付了。當就分付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一同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月娘西門慶。西門慶道。娘兒來看孩子哩。李瓶兒就叫奶子。抱出官哥。見眉目稀疏。就如粉塊裝成一般。咲欣欣直攢到月娘懷里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地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那

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娘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好生奉養老人家。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箇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箇西班牙出身。雖有典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那潘金蓮。正在外邊聽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耻。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哩。也不曾經過三箇黃梅。四箇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水的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恁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我那惟賊囚根子。沒廉耻的貨。恁地就見的要他做箇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嘵嘵叨叨。喃喃洞洞。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那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

尖嘴的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裡。爹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那裡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說是了。望六娘房裡便走。走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所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終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自家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仍到那捲棚下面。穿了衣服。走到外邊迎接伯爵。正要動問間。只見那募緣的來。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箇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兒。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箇澈漫好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

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酌。也通曉得。並不嗔道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只見管家的。三步那來。两步走。就如見子活佛的一般。慌忙請了長老。那長老進到花廝裡面。打了箇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脚。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爲那殿宇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的起來。爲佛弟子自然應的。爲佛出力。總不然。儂到那箇身上去。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代行各位老爹的時。悲憫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的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履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

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鋪展。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生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瓦礫。傾頽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款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迴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爲堦。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鬼峩。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

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地時移事異。莽和尚縱酒撒潑。首梁清規。歎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莫。斷絕門徒。以致妻涼罕稀。瞻仰。兼以烏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頽。一而二。二而三。支撐摩訶。墻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櫺桶。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梁檻。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榛荆。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贏。投櫃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原祿高官。仄甍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

奕焜煌金埒鏡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
疏。

看畢。西門慶就把冊葉兒收好。粧入那錦套裏頭。把揀銷兒銷
着錦帶兒拴着。恭恭敬敬。放在卓兒上面。又手而言。對長老說。
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交遊
世輩儘有。不想借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房下們也有五六房。
只是放心不下。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累。生下孩子。咱
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頽。有個
捨才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西門慶那敢推辭。拏着免毫妙
筆。正在躊躇之際。那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
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拏着筆。哈哈哩

嘆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哈哈地嘆
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
止是我們佛家的行徑。多要隨緣喜捨。終不强人所難。隨分但
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又說
道。還是老師體亮。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閣了免毫筆。那長
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之說。我這里內官太監。府縣倉廩。一
個個多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薄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
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官教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
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慈悲作豪家事。保福消災父母心。
又有一首詞。單道那有施主的事體。

佛法無多止在心

種瓜種果是根因

珠和玉珀寶和珍

誰人拏得見關君

積善之人貧也好

豪家積業在拋銀

若使年齡身可買

董卓還應活到今

却說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哥。我正裏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因往西京多虧衆親友們與咱把個盞兒今日分付小的買辦你家大嫂安排小酒與衆人回答。要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那伯爵就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二哥你又幾曾做施主來的。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咦。難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曾見佛經過來。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

施。第三才是財施。難道我從傍攛掇的不當個心施的。不成。西門慶又笑道。二哥又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來。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咩咩唔唔。沒揪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涕。走到房中。倒在象牙牀上。一忽地睡去了。那李瓶兒又爲孩子啼哭。自與那奶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喜咲。只有那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伴當。在那里整辦啜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地。就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己開疏的事。備細對月娘說了一番。又把那應伯爵更咲打觀的說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大家喜咲了一會。只見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不思不想。說下幾句

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妻賢每致鷄鳴警。款語常聞藥石言。畢竟那說話怎麼講。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他怕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兒。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兇椿兒。也好。償下些陰功與那小的子也好。西門慶嘆娘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刺刺搗搗。胡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強姦了常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

床

臧我潑天富貴。月娘嘆道。嘆哥狗吃熟炙。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咲間。只見那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一個合子。直闖進來。飛也似朝月娘道。個萬福。又向西門慶拜。拜了說。老爹你到在家里。我自前日別了。因爲有些小事。不得空。不曾來看你老人家。心子裏吊不下。今日同這薛姑子來看你。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居住。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那薛姑子就有些不魘不魘。專一與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說長說短。弄的那些和尚們的懷中。個個是硬幫幫的。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後。早與那和尚們刮上了。四五六個。也常有那火燒波波。侵頭栗子。拿來進奉他。又有那付應錢。與他

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這等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些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識。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和尚進門。他就做個馬八六兒。多得錢鈔。聞的那西門慶家里豪富。見他侍妾多。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那西門慶也不曉的。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正是

當年行經是窠兒。和尚闍黎舖。中間打扮念弥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路。尺布裹頭顱。身穿直裰。繫個黃縵。早晚捱門傍戶。騙金銀猶是叮心窩裏。畢竟胡塗。算來不是好姑姑。幾個清名被點污。又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頭好像師父師

兄并師弟。只是鏡釵緣何在里床。

那薛姑子坐就把那個小令兒揭開說道。咱們沒有甚麼孝順。拏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來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那潘金蓮睡覺。听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听看。見那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同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不曾曉的。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永福的事。情重新又說一番。不想道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噥噥。一溜烟竟自去了。只見那薛姑子站將起來。合掌着手。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

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甚麼多。更自
獲福無量。喫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羅雲山
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可投崖餓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
比不的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
便依你。那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
法。西方淨土的。佛說那三禪天。四禪天。切利天。兜率天。大羅天。
不周天。急切不能即到。唯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阿彌陀佛出
身所在。沒有那春夏秋冬。也沒有那風寒暑熱。常常如三春時
侯。融和天氣。也沒有夫婦男女。其人生在七寶池中。金蓮臺上。
西門慶道。那一朵蓮花有幾多大。生在上邊。一陣風擺。怕不骨
碌碌吊在池里麼。薛姑子道。老爹你還不曉的。我依那經上說

佛家以五百里爲一由旬。那一朵蓮花。好生利害。大的緊大的
緊。大的五百由旬。寶衣隨願至。玉食自天來。又有那些好鳥和
鳴。如笙簧一般。委的好個境界。因爲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不
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往西方。見了阿
彌陀佛。自此一世二世。以至百千萬世。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
說的好。如有人持頌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
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獲諸童子經咒。凡有
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
這付經板現在。只没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
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
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香札。多少裝釘工夫。多少印

刷有個細教纔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發呆了。說那話去。細細算將起來。止消先付九兩銀子。交付那經坊裏。要他印造幾千卷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攬果算還他。」食畢札錢兒就是了。却怎地要細細算將出來。正說的熱鬧。只見那陳經濟。要與西門慶說話。跟尋了好一回不見。問那玳安。說在月娘房里。走到捲棚底下。劄劄奏巧。遇着了那潘金蓮。凭闌獨咲。猛然抬起頭來。見了經濟。就是个猫兒見了魚鮮飯。一心心要咬他下去了。不覺的把一天愁悶。多改做春風和氣。两个乘着沒有人來。執手相偎。做剝嘴咂舌頭。兩下肉麻。好生兒頑了一回兒。因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那算帳的事情。也不叫呼。兩隻眼又像老鼠兒。見了猫來。左顧右盼。提防着。又恐不方便。一溜

烟自出去了。且說西門慶。听罷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心上打動了一片善念。就叫玳安取出拜匣。把汗巾上的小匙鑰兒。開了。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足色松紋。便交付薛姑子。與那王姑子。即便同去。隨分那里經坊。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算帳找他。正話間。只見那書童。忙忙的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多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二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多。各齊齊整整。一齊到西門慶。忙的不迭。即便整衣出外。迎接升堂。就叫小廝。擺下卓兒。放下小菜兒。請吳大舅上坐了。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叙長幼。各各坐地。那些奄臘煎熬。大魚大肉。燒鷄燒鴨。時鮮菓品。一齊兒多捧將出來。西門慶又叫道。開那麻菇酒兒盪來。只見酒盪知已。形迹多忘。猜教的。打鼓的。催

花的三拳兩詭的，歌的歌官的，唱談風月，豈道是杜工部，
剗乘春賞翫，掉文袋也曉的，蘇玉局，黃魯直，赤壁清遊，投壺的，
定要那正雙飛，拗雙飛，八仙過海，擲色的，又要那正馬軍，拗馬
軍，歛入菱窠，輸酒的要喝个無滴，不怕你玉山頹倒，癡色的，又
要去掛紅，誰讓你倒着接雁，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
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百年若不千場醉

碌碌營營總是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懷妬忌金蓮打秋菊

乞膾肉磨鏡叟訴冤

綉幃寂寂思慊慊

萬種新愁日夜添

一鴈叫羣秋度塞

亂蛩吟苦月當簷

藍橋失路悲紅線

金屋無人下翠簾

何似湘江江上竹

至今猶被淚痕沾

話說當日西門慶前廳陪親朋飲酒，吃的酪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後邊去，他的兩步做一步走，先前郁大姐正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炕屋裏，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在後邊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

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了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在房中揩抹涼蓆。收拾床鋪。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摠扶進房中。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報與西門慶。西門慶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這胡秀遞上書帳。悉把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方纔納稅起腳。裝載進城。這西門慶一面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不一時胡秀吃畢飯去了。西門慶進來對吳月娘說。如此這般。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

使了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裝廂土庫。開舖子發賣。月娘聽了。便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還要慢慢的。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教他上緊尋覓。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在廳上陪着他坐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這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正是當年漢子。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請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

扒在地下磕頭。起來旁邊站立。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廚中打發吃飯。就把桌子擺下。與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同吃。只見答應的節級。拏票來回話。小的叫了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鴛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的。往宅裡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裡叫他。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你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就拏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拏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是我這裡。請幾位人吃酒。這鄭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安放

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鴛子。都與我鎖了。整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叫不得來。就罷了。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的還沒收拾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教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宅裡去了。等我拏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與你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性格。他從夏老爹宅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了。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後邊去着。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鄭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裡叫他。不

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的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再無有出在他上的了。李銘道。你沒見愛香兒的。伯爵道。我跟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做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飾。唱曲也會。怎生赶的上桂姐的一半兒唱。爹這裏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只見胡秀來回話。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爺示下。西門慶教陳經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教他過檢之

時。青目一二。湏臾陳經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稟道。小的往韓大叔家歇去。便領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卽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校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奕笑的應先兒麼。那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湏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裡周爺。差人拏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教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

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上坐休等他哩。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上面。只見兩個小廝上來。一邊一個打扇。正說話之間。王經拏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侍生倪鵬。一個溫必古。西門慶就知倪秀才舉薦了他同窓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衣巾着進來。且不着倪秀才觀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明眸皓齒。三牙鬚。丰姿洒落。舉止飄逸。未知行藏何如。見觀動靜。若是有幾句道得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華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

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耻爲重。峩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席上濶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盃。邀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問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名必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魁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尊府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敝同窓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不敢。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

筆前者因在我這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賜。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繆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弟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是王皇親那裡不在。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拴他鴉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即出來。到廳臺基上跼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花枝颯招。綉帶飄飄。都插燭也似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

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頭上鳳釵半卸。寶髻玲瓏。腰肢嫵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拏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俺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每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那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兒。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

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卓兒擺茶與衆人吃。那潘金蓮且只顧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相俺外邊的樣子趨。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裡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百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撒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湏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就來。這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艸。就往李瓶兒房

裡看官哥兒。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妳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的。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我打發他面朝裡床。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快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的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裡。却教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在那裡。咱每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坐了這一回。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

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來。他每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耻的小婦人。別人稱道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大姪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便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裡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替他尋了頭子。與他爹。昨日到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見問他。到底是那

小淫婦做勢兒。對你爹說。我昨日不得個閑。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子。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他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每人一盞果仁泡茶。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响動。荆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坐。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瓊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

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纔說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道：不消。剛纔已見過禮，就是了。一面脫了衣服，安在左手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盤。任醫官道：多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告坐。坐下，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各分投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揀令一段韓湘子度陳半街升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聽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冠帶迎接，未曾相見，就先令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非爲別務，要與四哥把一盞。薛內相向前來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于是

二人交拜。又道：我學生來遲，恕罪。恕罪。敘畢禮數，方寬衣解帶，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筭，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一道添換，拿上來。席前打發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舉手謝道：忒多了。令左右上來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劉薛二內相，每人送周守備一大杯。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吃至日暮時分，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

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多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薪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盛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觀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鮮果殘饌。都令手下人。分散吃了。分付從新後邊。拿果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拏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歡。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畫童

兒拿上添換果碟兒來。都是蜜餞減碟。榛松果仁。紅菱雪藕。蓮子芋薺。酥油鮑螺。冰糖霜梅。玫瑰餅之類。這應伯爵。看見酥油鮑螺。渾白與粉紅兩樣。上面都沾着飛金。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肯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於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教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用錢。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哩。還

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便看你每都不去。等我去罷。于是就往後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趁早休進去。後邊有狗哩。好不利害。只咬大腿。伯爵道：若咬了我。我直賴到你娘那炕頭子上。玳安入後邊良久。只聽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來。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鴿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大爺。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

門兒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她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裡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窩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恁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那些兒放着老。我半邊俏。把你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勾擺布。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撇。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百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里。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裡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拏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每叫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

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校床兒。兩個輕舒玉指。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鬪鶉鶉。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當下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翠袖慙慙。金杯漱灑。正是

朝赴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教春鴻上來。唱南曲與大舅聽。分付棋童備馬來。擎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天色晚了。西門慶道。無是理。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當下唱了一套。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道深擾姐夫。西門慶送至大門。

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友上心。約會了那位甘夥計來見了。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一兩日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悉把韓夥計貨船到。無人發賣。他心內要開個段子舖。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尋個夥計一節。對大舅說了。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每親朋會。定不少的。具果盒花紅。來作賀作賀。湏臾出大街。到伯爵小衙衙口上。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叔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來。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關門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

拜見講說了。回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卸貨。修葺土庫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分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收卸磚瓦木石。修葺土庫裡面。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貨物。後邊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二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半晚。替他拿茶飯。沓硯水。他若出門望朋友。跟他拏拜帖匣兒。西門慶家中常筵客。就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請

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討藥。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來在後邊院內。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都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住了奶奶。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卓兒。鋪氈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那個輸一牌。吃一大杯酒。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又不敢久坐。坐一回又去了。西門慶在對門房子內。看着收拾打掃。和應伯爵。崔本。甘夥計吃酒。又使小廝來家。要菜兒。慌的雪娥。往廚下打發。只拏李嬌兒頂缺。金蓮教吳銀兒。桂

金瓶梅詞話
姐。你唱慶七夕。俺每聽。當下彈着琵琶。唱商調集賢賓。

暑纔消。大火即漸西。斗柄往次宮移。一葉梧桐飄墜。萬方秋意皆知。暮雲軒。聒聒蟬鳴。晚風輕。點點螢飛。天堦夜涼清似水。鵲橋高掛偏宜。金盤內種五生。瓊樓上設筵席。

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晨請任醫官。又來看他。那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躡了一脚狗尿。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大紅段子新鞋兒上。滿幫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擎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那邊。使過迎春來說。俺娘

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這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了。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論起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汗子。你不發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尿。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躡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了我來。你與我點箇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粧啞。裝憨兒。春梅道。我頭裡又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睜的。不理我。還擎眼兒。瞞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胆大。萬殺的奴才。怎麼恁把屁股兒懶待動。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便說你恁久慣牢頭。把這打

來不作理。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拏過燈來。教他瞧躡的。我這鞋上的齷齪。我纔做的。恁奴心愛的鞋兒。就教你奴才。遭塌了我的。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搽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兩點般鞭子輪起來。打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不打他罷。只怕說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搯在裡間屋裡炕上。聽見金蓮打的秋菊叫。一砧碌子扒起來。在旁邊勸解。見金蓮

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的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說了哥哥。爲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擻上把火一般。湏臾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不知道。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俺子甚麼紫荆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裏差。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差。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說與我來。看那老毯走。怕是他家。不敢拏長鍋煮。吃了我。那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證他。走那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起來了。內着婦人打秋菊。打勾約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

蓋了十圍杆。打得皮開肉綻。纔放起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指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頰痛淚。敢怒而不敢言。不想那日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吃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唬。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來對月娘說。向房中拏出他壓被的銀獅子一對來。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拏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咱每捨多少。到幾時有。纔好。你教

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過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你去賁四來家。不曾。你叫了他來。來安兒一直去了。不一時。賁四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九兩伍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舖請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卽叫孟玉樓。咱送送他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來安兒。薛姑子。王姑子。往經舖裡去。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前來。東廂房門首。見他正守着針線筐兒。在簷下納鞋。金蓮拏起來看。却是沙綠路紬子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根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

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裡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說。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拏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脚躡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時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你看麼。你教我幹。恁有錢的姐姐。不撰他些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了。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正是饒你有錢拜北斗。誰人買得不無常。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你會那等輕狂百勢。大清早晨。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也的。俺

每又不曾。每當在人前。會那等做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睡着和我睡。誰耐煩。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裡睡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還嚼說俺每。那大姐。偏聽他一面詞兒說話。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在那屋裡。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去了。一徑顯你那乖覺。教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就有的話兒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躡了一鞋狗屎。打了頭。趕狗也噴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說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愧他那嘴吃。教他那小買手。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等輕聲浪氣。他又來我跟前。說話長短。教我墩了他兩句。

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比時恁他快使性子。到明日不要來他家。怕他拏長鍋煮吃了我。隨他和他家纏去。玉樓笑道。你這個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見你這等訶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子腸了。單管黃猫黑尾。外合裡差。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來兒。干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咬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躡到那泥裡頭還躡。今日怎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生出病來了。我只說日頭常晌午。如何也有個錯了的時節兒。正說着。只見賁四和來安兒。往經舖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

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教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安說了。賁四于是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把上項兌了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壳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壳經一千部。每部三分。算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擡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里。取出一個銀香毬來。教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拏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每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留香毬出門。月娘使來安。送賁四出去。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

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銷了。賁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給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那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相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狼頭。也替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你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剛纔不是我說着。把這些東西。就託他拏的去了。這等着咱家個人兒去。却不好。金蓮道。總然他背地。落也落不多兒。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不去。大姐道。我不去。這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

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從昨日爹看着。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要裝廂三間。土庫閣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鋪子局面。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地下鏝磚鑲地平。打架子。要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堆放的。那一張涼床子。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聽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站了。

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見兩個婦人在門里首。向前唱了兩個喏。立在旁邊。金蓮便問玉樓道。你也磨。都教小廝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于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拏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賊小肉兒。你拏不了。做兩遭兒拏。如何恁拏出來。一時叮嚀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裏的。金蓮道。是舖子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曉安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的大

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俺春梅姐的。稍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搵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睜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拏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証。

蓮萼菱花共照臨

風吹兒動影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入月宮

翠袖拂塵霜暈退

朱唇呵氣碧雲深

從教粉蝶飛來撲

始信花香在畫中

那磨鏡老子。須臾將鏡子磨畢。交與婦人看了。付與來安兒收

進去了。玉樓便令平安問舖子里傳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兒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老漢前者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尚未娶妻。專一狗油。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便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他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了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况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

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冤。各處告訴。所以這等淚出痛腸。玉樓教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是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痴長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走了十數條街巷。白不討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歎人子。玉樓笑道。不打緊處。我屋里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卽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教他拿那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里可知好哩。金蓮于是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拏兩個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

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拏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茄。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担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楊長挑着担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子。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誑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閒來無事倚門楣

正是驚閨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日落水流西復東

春風下盡折何窮

巫娥廟裡低含雨

宋玉門前斜帶風

莫將榆莢共爭翠

深感杏花相映紅

灞上漢南千萬樹

幾人遊宦別離中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裡吃酒去了。收拾了。交卸在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日落水流西復東

春風下盡折何窮

巫娥廟裡低含雨

宋玉門前斜帶風

莫將榆莢共爭翠

深感杏花相映紅

灞上漢南千萬樹

幾人遊宦別離中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裡吃酒去了。收拾了。交卸在